

附錄：你正面對呼召

事業主義與召命

大多數人想到「工作週」時，都慣於從事業和職業的角度思考。始終最重要的是作為醫生、教師、機械師、售貨員、人力資源經理和髮型師的工作，一週的其他一切都是其次。我們這樣思考自己的職業是文化使然。「你做甚麼工作？」是得悉別人名字之後跟著立即會問的問題。別人給我們的身份、重視和地位是根據我們的「工作」而定。結果我們常常用事業把職業或召命包裝起來。

但這與聖經主張相去甚遠，也無助我們思考教會的使命，以及如何作出配合。這種單一思考方式令我們失去整個生活的整合焦點——也即是失去我們一切做事的動力來源。

教會的異象

歸根結底，真正決定基督教運動未來的其中一個問題，在於我們動員每個人參與基督教宣教和事工的成效，以及我們裝備及支持每個人每一天參與事工的能力。

問題是，許多基督徒不認為宣教和事工這兩個詞彙適用於日常生活，更不幸的是，教會強化了這個事實（往往在不知不覺之間）。例如，許多會眾開設的課程旨在幫人發掘恩賜及探索事工，然而，課程只會幫人尋找教會內及事工中的合適位置，而非通過終身實踐與神在世界上的伙伴關係。

我們個人以及教會的夢想是我們所做一切對神都有作用，我們都能感受到神的呼召，讓召命成為我們在家庭、社區、教會和工作中所做一切的整合中心，無論身處何方，都覺得神的旨意無處不在。

但我們生活各方面都健全均衡，而非分身不暇，飽受煎熬。

怎樣切合神的拼圖？

問題的核心在於——我們能否感應得到神給我們終身受用的召命？許多作為基督徒的人似乎都有困難，尤其是要確保教會以外的生活及教會的計劃真正與神的使命及事工一脈相承。

一個簡短的歷史調查可能會幫到我們了解為難之處，讓我們重新出發，克服挫敗。

部分問題甚至可以追溯到新約時代之前。我們發現希臘人和猶太人對日常工作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

1. 希臘人

在希臘的世界，人們認為日常工作是一種詛咒。亞里士多德說，失業是福，因為失業讓人參與政治生活和哲學思考。政治和哲學就是「現實生活」的全部。

因此，對希臘人來說，社會的結構應讓少數人享受「清」福，讓奴隸完成工作。日常工作是一種有辱人格的職業——應該盡量避免。日常工作也肯定沒有任何精神上的意義，不值得興奮。

2. 猶太人

然而，猶太人的世界觀卻截然不同。雖然他們也珍惜思考政治問題及進行沉思的機會，但其他日常活動也是信仰生活的一部分。因此，猶太教師不會靠門徒的奉獻生活，大家會期望老師有一門手藝養活自己。

事實上，猶太人非但不會迴避日常工作，還會欣然接受，視之為神的旨意的一部分。因此，神學研究是由世界上同樣參與日常生活的人做的。

3. 早期基督教

因此，曾經是木匠和木匠之子的耶穌也是一位精神導師也就不足為奇了，雖然我們沒有祂在從事公眾事工期間繼續本業的例子。儘管耶穌呼籲一些核心的門徒放棄捕魚去跟隨祂，卻沒有呼籲所有跟隨者放棄日常工作。

耶穌大部分教學都取材自日常工作的世界，毫不自覺，也無歉意。

當然，使徒保羅講求積極的工作觀點，鼓勵所有基督徒緊守崗位，做好本份。在建立教會期間，保羅選擇繼續製造帳篷，足以證明保羅之重視工作。

所以這種基督徒生活與日常工作的結合，似乎是使徒之後一世紀基督教的普遍模式。

4. 扭曲的基督教！

然而，從三世紀開始，逐漸出現一些變化。積極（猶太人）的工作觀受低劣的觀點取代，一般人認為「普通」的工作不如牧師、修士和修女的工作。

不久之後，這種觀點就主導了基督教的思想。只有那些奉行「默觀」生活或在教會中擔任牧師職責的人才算得到真正的「召命」。

這種觀點今天仍然持續。信息很明顯——如果我們想生命為神有所作為，最好多參與教會工作，因為教會對神來說才真正重要。「事工」就在教會。

有一個工作條件可作為參與事工。如果你能從事醫生、護士、社會工作者或教師的工作，也許可以把工作變成一種感覺有點像「事工」的東西，因為當中有比較明顯的「助人」成分。

所以這種「雙層」工作觀是一種源於早期教會的扭曲觀念。是希臘人的，不是基督教的。

5. 修復平衡

在中世紀晚期，教會開始意識到這種二元（神聖和世俗）世界觀的內在問題。最初是通過馬丁路德和其他改革者的工作，他們開始倡導，包括日常工作在內的所有生活，都可以被理解為神的「召命」的一部分。

根據路德的說法，我們回應神愛鄰舍的召命的主要方式，是履行與日常工作相關的職責。工作是我們事奉的召命。這項工作除了我們的受聘職業外，還包括在家的家務工作和社區參與。

事實上，雖然路德最初認為修士是最高的靈性召命而成為修士，後來個人觀點卻起了激變，最終認為，我們是在日常環境之中真正事奉神。只強調默觀生活的重要性不復再。

不肯面對現實生活的信仰根本不是真正的信仰。路德覺得日常工作已經被人貶抑，並且偏離了神的旨意。對路德來說，神主要通過子民的日常工作來維持人的生命，繼續創造活動，並且救贖各方面開始糜爛的生活。

人的工作即使不叫做「教會工作」，與神的工作仍是密不可分的，這主要是馬丁路德、約翰

加爾文和清教徒（他們的跟隨者）努力的成果。

困難是，像大多數試圖還原一些教會真理的人一樣，事情發展往往會從一個極端推到另一個極端——由備受忽視變成過度吹捧。結果，曾經在門徒訓練中被貶低及視為次要的日常工作，不僅開始在門徒訓練中佔據重要位置，甚至取代了門徒訓練。隨著資本主義和工業革命降臨，這種情況變本加厲。

6. 新的扭曲！

「職業」或「召命」的概念與一個人的工作或事業的關係日益密切，以至這些詞語都變成同義詞。時代鼓吹大家將召命包裝成為有償工作或職業（這樣就可以說，「我的召命是成為一名律師」）。

這就是今天我們往往使用召命的方式。我們暢談「職業指導」——但是討論方式徹底世俗化——沒有提及神的召命。

結果，對職業/召命的追求本身就成為了目的。社會鼓勵大家用自己雙手工作追求個人成就。

人們曾經為了活著而工作，現在卻開始為了工作而活著。中世紀的教會曾經威脅要將工作與信仰切割，現在兩者卻變得水乳交融，以至工作受到膜拜，有償工作尤其如此。

正是這種扭曲剝奪了失業者或從事無償家務或志願工作人士的地位、安全感和滿足感——因為這種扭曲強烈表明地位、安全感和滿足感主要關乎就業，假設除非你的工作獲得報酬，否則工作幾乎不會得到重視、認可和成就。

然而，這種新的扭曲還有其他後果。工作曾經備受貶抑，現在卻受崇拜，此中要有巨大犧牲，我們最終亦因此陷入現在近乎主流的奇怪狀況，大多數人工作過勞，而少數人則苦無愜意的工作。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因為對許多人來說就業是如此耗費時間和精力，在生活的其他領域——家庭、社區和教會生活中——要實踐作為基督徒的召命就非常困難。

那麼答案是甚麼？

要將信仰與工作分開，又要將信仰與工作結合（這意味著崇拜工作），在這個雙胞歪理之間，

我們需要找到一條出路。

最好的辦法就是強調我們作為基督徒的基本召命，緊隨耶穌，不容任何淡化或排擠。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我們的精神生活要其餘生活分開。召命涵蓋我們生命的全部——包括工作，工作本身不僅指有償工作，還指家務、社區中的志願服務和教會任務。要真正理解我們的召命，就要對工作進行廣泛的定義，不應該低估或高估任何領域。